

# 这杏花微雨的四月

□赵平

一

杏花，微雨，四月迷人得厉害。一朵花一朵花挤着开，开得繁稠而娇俏，一滴雨一滴雨赶着落，落得轻盈而多情。突然就想到了那句台词：二郎，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果郡王，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分不清是杏花与微雨渲染了爱情，还是爱情装饰了杏花与微雨。恰如庄生与蝶。滴于花瓣的春水像一颗晶莹的泪，惊心。想来，杏花遇上这微雨，就是最美的春天了。我以为，自从我不再迷恋与遇见的每一朵花拍照留影的那一刻起，我的春天便没了滋味。却在父母平凡而琐碎的春天里，惊艳。一畦畦的菜，在春寒料峭的四月绿得任性，绿得生机勃勃。去年开过的球根花卉们都发出了嫩嫩的芽儿，大哥买回了很多树种，蔷薇、樱桃、葡萄、杏树、李子树，统统都冒了芽，争着宣布它们的重生。母亲笑盈盈地掀开一个扣成盆状的塑料薄膜，说：“你看，你买的那个花儿发芽了，活了。”我凑过去，果然，粉红色的小嫩芽儿簇簇拥拥冒出一堆。那是我买回去的一棵红色芍药。母亲又说：“你大哥也买了两颗，和你那个花儿一样，噢，在那边，也活了。”

“这两棵凌霄花还没发芽呢。”

“你大哥去年买的，已经活了，大概还没到发芽时候。”

凌霄花与蔷薇花种在街门墙根儿下，墙上已经铺好了铁丝网，只等它们浩浩荡荡地长枝、开花。

父亲本不是爱花的人，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欣然接受了花儿们的落户，并热情地栽种、愉快地享受着它们的美，有时还会与来人细说一些花儿的脾性。

我们曾经热闹的老巷子如今只剩下了父母，倒塌的土墙，破烂的房屋，凌乱的杂草，满目皆荒愁，可是父母并没有让这些颓败继续荒芜。他们在街上的空地种花、种树、种菜，

养鸡、养羊、养狗也养猫，父亲甚至还想把跟前的山坡都洒上臭椿的籽儿，每到盛夏，红通通的花穗耀眼而夺目。

我觉得，父母的心里，有一个浩荡的春天。那些各色的花儿，那些在他们手里揉搓过的泥土，以及每一缕路过的风，都是他们不请自来的春天。

那都是爱啊。半生劳苦，用善良与热情固执地滋养着寂寂无色的生活。再冷的冬天，捱过去，就是春暖花开。

我们与万物，说到底，是双向奔赴。你爱它们，它们亦爱你，所有的快乐与享受便在这爱来爱往中传递开来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，心有山河日月，才会活得更豁达与明亮。

父母的四季，都是忙的，可是他们活得热气腾腾，活在爱与被爱中。他们爱人，爱自然，爱动物，爱生命。

尽管我们也常常烦恼于父母所带来的担心与牵挂，但被他们爱了这么久，给予他们的又算点什么？

我们一直在他们的春天里，是他们满怀的希望与憧憬，是他们的呵护与期许，也是他们一遍遍抚摸过的那些花儿。

父母的春天，如此朴素，又是如此生动。

二

很多次，想敲打几个字。或是转了一个弯，再或是睡了一觉，便再没了那个心思。

于是，记忆如流沙，散落流年。我仿佛已经不愿再写，或者是懒于去写。想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听、交给读，也交给沉默。

如同曾经那个苍老的姥姥，任凭年轻时多么精明，老去后便如一个简单的孩子，不谙世事，不问春来秋去，所有的过往皆成为流浪的孩子。

雪小禅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：不要命的深情。

年轻时，总觉着这种深情就是不要命的，也正是不要命的决然的赴死之心方可配得上深情二字。要不怎么说那时，我年轻。那种不要命与深情正是为了匹配年轻的，不是吗？

如今，命都不再是自己的，几分给父母，几分给孩子，几分给家庭，还能有几分献给自己的倔强与骄傲？

有时想想，人真是很奇怪的。从年轻到年老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我们总是不停地变换着自己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莫非是一直在寻求着与这世间融洽相处的方式吗？只是太可悲了，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，如此放低了自己，却直到离开都无法适应这娑婆人间。

今日，看到两句话：日子有毒，且没有解药，但止痛片很多，比如：音乐、风景、故人。还有一句是：这世界破破烂烂，总有人缝缝补补。虽是鸡汤，却又何曾不是如此？

白色的头发越来越多了，从头顶到左侧，从隐密到猖狂，我知道，很快我就拔不过来了，于是它们便嚣张地夺走我的年轻。曾经，母亲也总爱叫我帮她拔白发，拔着拔着，她就不再唤我了，等我回过神时，她竟已变得像姥姥一样满头白发。

恐惧，厌恶，也无奈。能如何呢？

尽管我厌倦了万千人流中各种面孔，但还是要穿梭在这人群中。

遇着世间好物，还是要迷恋，还是要执着地过寻常的日子，还是要宽容不好的人与物，还是要不停擦拭自己的灵魂，但愿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正如，这些年的春天，我并不热衷于去看一树一树的花开，却从来不曾忘记三四月正是杏花开时。只要推开窗，就能闻见花香。大约，这也正是一种生命的趣味吧？

我不看杏花，不听微雨，杏花也照开，微雨也照落。

只不过，只要我愿意，它们就会成为我的美与好。

## 郝玉奎诗词三首

【鹧鸪天】岭上桃花几日红？

岭上桃花几日红？关情总是旧音容。蹒跚故步山林晚，冷落残香岁月重。常入梦，叹离惊。芳菲兴致急东风。已将紫陌春深事，捎话云封夜半中。

河汾春色

垂垂柳线已鹅黄，隐隐和风送暗香。修竹穿云惊雪浪，杜鹃软语试红妆。三分妩媚属桃李，一样清新饶海棠。花信难酬春满意，劝君拭目趁时光。

雁门春雪

忘却三关世路艰，琼妃楚楚舞婵娟。雁门自古清凉界，惟有诗书绿满山。

## 清明感怀

□李义明

疫霾消散乾坤清，杏白柳绿日月明。烟火烧尽寒食气，忠孝两全介子公。天堂欲见梦断魂，踏青路上忆曾经。一身正气行好事，两袖清风为他人。

## 也提归乡

□刘科

握住乡亲粗壮手，对着父辈热心眸。墙边石碾经风雨，忆境时光岁月流。窑上土，井泉柔，桃红李艳漾春绸。莺啼燕语呢喃韵，一派乡氛满眼收。

## 隔浦莲近拍·春日感怀

□司红霞

东风撩拨绪乱，又把家山恋。恰是杏花白，桃花红，莺儿啭。念那杨柳岸，波纹漩，冬麦青葱漫。

故乡远。而今塞北，寒凉天气长伴。春秋数秩，厚土仁文情暖。不老初心任辗转，无怨，只期岁月温婉。

## 一个人的田园

□温馨

白菜，豆角、南瓜、丝瓜，茄子，喊渴再不出来，它们的嗓子，就哑了

云朵湿润，小木屋外用一张荷叶，牧鹅，遮面，学一条蚯蚓把所有曲折的路径，都走得透亮

或者，坐在一块石头上将自己醉成另一块石头或者，含一截茅草根，躺在溪边看天上云云走，等待一只燕子从北方飞来

不想问桃树，梨树、杏树、樱桃树我已装下过多的盛开和飘零一个人的田园里只想，静静地，把时光从热品到凉



《人面桃花相映红》 史振宇 摄

# 春的弦音

□吕高立

润斑斓的光阴，邂逅人间花开的所有美好，滋养着人间烟火，让春天崭新的模样，曼妙着心间的风景，馨香着光阴的记忆，温暖着流年的寻常。

春天来了，用一双手烙平岁月光阴的老茧，将春天涂抹着绚烂的水彩，掰开了人间尘封已久僵硬的灰色，让五颜六色的花开遍洒在山间地头，森林田野。人们的眼里润润的，柔柔地溢满了浓浓的春色，和着人间烟火，沐春风，冠春雨，吐纳享受着潮水般春的醇香。

站在花枝前，闭上眼睛。屏息静听花瓣

丝丝绽开的声音。花开，是一种语言，诠释着大自然的旋律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聆听大自然的天籁，聆听一种美好，聆听那纸弦音，让自己的心情去放飞。

喜欢预约灯光文字下的旅行，字里行间里，手指的舞动，键盘的敲打，将一行行心情，幻化成一纸弦音。

它蛰伏在生命的每个夜晚，在无声的怅然中，感叹流光遗失，感叹韶华已逝，感叹那个万千人群中遇到的人，感叹四目相视中的丝丝娇柔，然后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惋惜中，一纸弦音，归结生命的航线。

## 沁园春·贺神头二电厂文联成立

□刘懿德

电力名区，背倚洪涛，脚踏桑干。看厂房肃穆，扎根厚土；烟囱耸峭，拔地云天。电缆排空，电流迢递，传送京津路八千。卅余载，赞风流儿女，造此雄观。

由来福地当叹，更神二人文非等闲。汇八方才俊，文倾陆海；百家龙马，身跃云端。妙笔流香，华章铺绣，试问谁来堪比肩。正今日，恰春光正好，犹眷文联。